

## 话说

## 郑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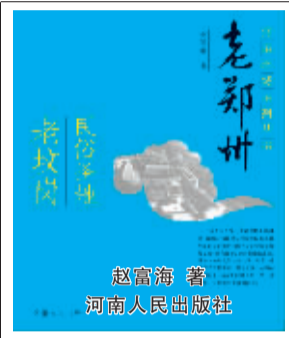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，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，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，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## 周海水在郑州创办了“太乙新班”

周马成死后，海水也从兄聚学戏。因其聪明伶俐，口齿清晰，初学五角，后又因嗓音高亢而改攻须生，逐渐驰名于郑、汴两地。当时，郑州附近几个县的剧团中，以荥阳的张国庆、贾峪的张千乾、密县的张福寿，名气最大。人称河南梆子豫西调，加上周海水，合称“四大须生”。

周海水之所以成为豫剧名角，除了他字正腔圆，演技出众外，还在于他锐意改革，超脱俗套。据崔兰田回忆，豫剧过去的念白多是地方方言，无韵味，是周海水首创了“豫剧京白”。他还常请有识之士改进剧情，剔除陈腐，精炼戏词，为推动豫剧的进步做出了贡献。

1938年，周海水在郑州创办了“太乙新班”，培养新生力量，第一班的高徒有苏兰芬、汤兰香等，演出地点在老坟岗的几个戏院。在此之前，周海水曾率常香玉、汤兰香、常年来等全班人马到开封演出，并大获成功，为豫剧豫西调与祥符调两大流派的交流打下基础。同年底，他又率戏班进西安演出，扩大了豫剧在西北的影响。周海水教戏育人，这在当时已小有声望，而且他自身品行端正，从不沾染吸毒等恶习，轻利重义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蒋介石妄图“以水代兵”，于1938年在花园口处掘黄河大堤以堵截日军，结果酿成巨大水灾。这时的周海水挺身而出，利用自己的名望和教戏的本领，为解决难民子女生活问题尽点力量，便又在郑州招收学徒，聘老艺人鄢庚等为师传授技艺，很快建成太乙新班第二班。那时，在郑州杜岭中街路南的一座小院里，常有七八个十一二岁



的女娃在此喊嗓，这其中就有崔兰田。从1938年开始，直到1964年病故的20多年时间里，周海水固守郑州，传艺育人，培养出在河南豫剧界颇有影响的“十八兰”。

“十八兰”唱响在老坟岗的戏院，打响之地是在郑州的荥阳汜水。1940年春季，汜水小关镇有庙会。汜水有名的绅商牛师孔好看戏，而且喜欢看对台戏。牛先请名声颇大的“三张”之首张国庆，又请周海水率班前来打擂台。“三张”根本不把周海水和太乙新班的一群小姐们放在眼里，而周海水却提前做好动员，充分准备，几出戏中的生、旦、净、丑均安排有“十八兰”。尤其是《桃花庵》《卖苗郎》《秦香莲》等要功夫的悲剧中，要她们一人兼老生、青衣两角儿。这些演员，不论姓啥叫啥，均以“兰”字命名，即在名字中间加上一个“兰”字，写成海报，广为张贴。此即“十八兰”的由来。在对演中，太乙新班三获全胜，于是“十八兰”名噪一时。这次演出后，被誉为豫剧泰斗的张国庆感慨地说：“我半世声誉，今日竟输于这群小妮！”随着太乙新班转抵西安，豫剧“十八兰”更是驰名于豫陕广大地域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演员政治地位的提高，周海水常领“十八兰”义演，又与常香玉、马金凤、汤兰香等远赴沪、宁公演，捐款支前。因积劳成疾，周海水于1964年10月11日病故于郑州杜岭中街寓所，终年69岁。一代豫剧宗师，在生前的人生大舞台、戏剧小舞台上，已经演出了多少人间悲欢离合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，这宝贵的财富中，他的“十八兰”，仍活跃在中国豫剧舞台上，演绎人间悲欢离合。

19

## 白领

## 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，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：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，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；丈夫不抵家外诱惑，十年婚姻几近崩盘；生母非但不调解，还择撮女儿离婚，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；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，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，心事万千。

## 严立达谎称开会带林青青出去玩

这些天罗网时不时有点儿恶心，这会儿在办公室就难受起来，她向后靠在椅背上，深呼吸，想把恶心的劲儿压下去，可压不下去，浑身冒汗，结果跑到厕所去吐了一通。回到家，严立达看她不舒服，就让她躺着休息，什么也别管了。直到睡觉前，严立达才告诉她自己明天要去开个会，大概两天。罗想随口问在哪儿，严立达说他也还没搞清，反正车接车送。罗想就没有多问。

严立达是和林青青出去玩儿了。开出城，车辆越来越稀少，路两边的树木在风中摇曳，严立达驾驶着汽车，车载收音机里播放着歌曲，林青青坐在严立达身旁，跟随着收音机哼唱着。

他们来到一家山庄。山庄的建筑一派欧式风格，很像外国的城堡，建筑在半山腰上，四下里郁郁葱葱。白天他们游泳，晒太阳，打保龄球，晚餐的餐桌摆在草坪上，夕阳的余晖染红了两个人的脸庞。客房里摆着两张床，严立达和林青青依偎在床上看电视，看着看着林青青凑到严立达的耳边悄声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轻，那么轻，以至于严立达都没听清楚。“你说什么？”他问。林青青又说了一遍，还是很轻的声音，这回严立达听见了，林青青说的是：我想给你生个孩子。严立达望着林青青，心里热乎乎的，不知说什么：“你开玩笑吧。”

“我不是开玩笑，你都人到中年了，还没有自己的孩子，你老婆又不能给你生，我可以为你生。”“那怎么可能呢？”严立达心里涌起一阵冲动：“青青，你丈夫会答应和你离婚吗？”林青青没有出声，在沉思，严立达有所

感觉，问她在想什么，让她说出来。“我爱你，但是，我不想离婚。”林青青竟然平静地说出这句话，让严立达微感惊异，“你还记得吗？有一次在金堡俱乐部，你说我的日子过得太美了，太优越了，是，我不想改变这种生活。”

严立达放开林青青，从床上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望着外面黑黢黢的山峦，林青青从后面抱住他：“我是爱你的，真的很爱你……”

“我的作用就是满足你的感情需要，对吗？你还说要给我生孩子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！”“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，我对你还好吗？你什么时候给过我什么承诺？”“至少我是诚实的，因为我无法给你承诺。”

“对，你可以不离婚，忠实于你老婆，你老婆还看不起我，贬低我，说我是贱女人，我就得离婚，这公平吗？你说！”严立达语塞了。“我说我爱你，完全是真话，多少年来我都没有忘了你，后来我哥哥把你的电话告诉我，我心里激动极了，说实话和你联系上以后我就是想

和你好，你说这是我的感情需要，那就是。我需要你，我喜欢你，爱你，有什么不对，有什么不可以，你有什么可生气的！你不也一直和我说你不能离婚吗！我们不是照样来往吗！你觉得不好吗？今天咱们过得多好，多愉快，多浪漫，我渴望的就是这样……”林青青拉着严立达退后，再退后，她躺倒在床上，仰着桃花般粉红的脸，“来，来啊，立达……”

严立达不动，但他知道他会过去的，会把这个女人抱在怀里，压在身下，他感到自己已经情不自禁了。

19

## 刑事

## 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，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，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，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，以维护法律的公正，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## 学校通知魏大若让若麦转学

魏大若坐在一边抽着香烟，眉头紧锁着。倪航和张立勋也不言语，注视着魏大若面前的烟雾慢慢地升腾、飘飞，消失；再升腾、再飘飞，再消失。

魏大若丢开脑子里所思考的其他事情，专心地来提审丁光辉了。可魏大若还没坐下来，就接到女儿学校的班主任打来的电话，吞吞吐吐一番之后，告诉魏大若让若麦转学。说是学校领导的意思。学校领导也承受不了来自学生家长的压力。已经有十几个学生不来学校上课了，说是害怕被感染艾滋病。到目前为止，学校接到了上百个家长的电话。声称若麦不转学，他们的孩子就转学。

一边是提审丁光辉，一边是女儿不能上学，这两件事情，对魏大若来说孰重孰轻？

魏大若一点也不担心丁光辉不开口说话；可女儿的事情，魏大若还真的手足无措。

“丁光辉会开口的。”

魏大若转过身，看着倪航和张立勋，“明天，回延江后，张立勋去安排个人去江南别墅，注意着点刘垵。”

张立勋点点头：“是，师傅。”

“魏局，若麦的事情要不要我帮着安排一下？”倪航走到魏大若的身边，“我姐姐是教师。她喜欢孩子。”倪航扭过头去，补充道，“我姐本来也有一个女儿，四年前患白血病去世了。”

“你姐在……哪里？”魏大若无奈地问道。“扬州。”“扬州？扬州？扬州？”魏大若咀嚼着，“十年一觉扬州梦啊。”

“马上就给我姐打电话。”

“谢谢了，倪航。”魏大若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他想到女儿居然会遭遇这样的情况，抑



制不住内心的伤痛，回到椅子前，缓慢地坐了下来，低下头，双手抵着额头。

丁光辉掂量出魏大若所说的话的分量。确实不会有人来捞他了。要捞的话，他丁光辉此时此刻应该还在延江市看守所里待着了。

“算我倒霉，遇到了你。”这就是丁光辉的开场白，丁光辉绝望地笑笑。“就从刘垵说起吧。”张立勋在一边扔过来一只丁光辉最怕爆发的炸弹。“刘垵？”丁光辉打了个激灵，随即一丝安慰掠过：刘垵不可能发生状况。“你是不是觉得为刘垵的保外就医做得滴水不漏？”魏大若把电脑显示屏转到自己这边，把电脑关上，“而且，我们手里所掌握的有你与犯罪分子联合起来所做的此类事情，不单单是这一件。”

丁光辉坐在地上，双手抱着脑袋，脑袋一直抵在裤裆上。魏大若站起身来，走过去，把丁光辉从地上拉起来，让他坐在椅子上，“据我所知，做这么大的事情，凭你丁光辉自己，还真的没那么大的能耐，你，也是在别人的教唆、怂恿，甚至是安排之下所为，也

就是你自己认识到的，你就是一杆被使唤的枪……你就是自己不想，我还是替你想想，毕竟老母亲在世的时间也不会太长，有朝一日，老母亲去世时，你不会不想能够守在老母亲的身边吧？”

丁光辉的脑袋还是低着，身子像是突然被抽去了支撑。

丁光辉在沉默了良久之后，缓慢地抬起头来，木讷地看看魏大若，再看看倪航，然后转向张立勋，最后把目光再落在魏大若的身上。香烟从丁光辉的嘴上脱落到地上，丁光辉不由自主地从椅子上再次跌落在地上，双膝着地，有气无力地说了句：“我说……魏局。”

19

## 都市

## 言情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，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玉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。

## 李伟把我离婚的念头打得烟消云散

第二天，程刚和妻子早早起了床。蓉的飞机是上午11点飞往美国的那一班。程刚要开车送她，蓉执意不肯，说：“我不想哭，我想高高高兴兴上飞机，到纽约。”

临上车前，蓉递给程刚一个信封。程刚回到家中，打开信封，一张薄薄的纸露了出来，上面写着两行字：“刚，你是个好男人，谢谢你陪伴我这么多年，当你找到你的真爱，想离婚时，传真给我即可。”程刚流下泪来，他觉得上帝造物真是太不公平了，为什么要给一个善良、聪明、善解人意的女孩子，安上那么一张丑陋的脸，一副那么难看的身材。如果她稍稍周正顺眼一点，在五年的夫妻生活中，程刚怎么也不会对她如此冷淡，如此忽略，最终令她远走美国。

知道了程刚的故事，我的心有些莫名的失落，想这人世间的人和事，原都无外乎五十步笑百步。

程刚把离婚协议书FAX到纽约。这是蓉到美国的第三年，也是我住在程刚家整整一个月之后。我没敢答应程刚的求婚，这天，我特别想回方庄的家，想看看李伟，我想对李伟说，我想离婚。我对程刚说，我想回去取些衣服。程刚答应了，要用车送我，我没同意。

开了家门，我进到屋中，客厅无人，李伟仍然坐在他的书房中看书，一副沉静的样子。他显然听到了外面的动静，知道我回来，却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。

他的冷漠，再次激起我的愤怒，我转身走了出去。

“叶子。”

那个熟悉的声音，在我身后响起。不同的是，以前他叫“叶儿”，现在却叫“叶子”，

我觉得他像是在叫我“同志”。

我停住了脚步，回头看向李伟。

李伟的目光像两道雪亮的剑一样射向我，脸上冷峻得像一块坚硬的没有生命的生铁。

我怔了一下。

“你脸色很好呀！很幸福，是不是？不过，你不要大火了。”李伟缓缓低沉地说。

我的泪水就止不住滚涌而出。他还爱我，他在吃醋。就这一句，他把我想离婚的念头，打得烟消云散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我只得白天抽时间和程刚约会，晚上不管多晚，也要回方庄的家睡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。

李伟还是睡在书房，从不到卧房来。就这样，又过了一个半月，李伟回了海口，像以往一样，他拎着两套换洗衣服，带着几本书，走了。

临走的前三天，他说：“叶子，今天你不要上班了，我带你去选辆车。”“我已经有了，还要买车干什么？”

“夏利车太小气了，你还记得以前我答应过给你买辆奔驰吗？不过，奔驰是属于男人的，我给你买辆跑车吧！女孩子开跑车，漂亮，神气。”

他说得平淡从容，我的心一阵狂喜，要在以前，早已飞过去抱着他亲吻了，现在我俩之间隔着一张桌子，却像隔着千里万里那样遥远。

我想砸碎那张桌子，想哭倒在他怀里。

在各个车市选了两天，终于选中一款红色丰田跑车。跑车像个华丽娇贵的美人，停放在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，闪烁着媚人的光辉，非常抢眼。李伟交了35万元车款。

71

